

[文章编号] 1004-5856(2011)05-0052-05

# 关于当代中东自杀式袭击现象的思考

——以宗教极端主义为视角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东的自杀式袭击愈演愈烈, 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也促使国内外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尽管自杀式袭击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合力而成, 但文章以为, 宗教极端主义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重要, 主要在于: 宗教极端主义为自杀式袭击提供了宗教合法性依据, 从而使其具备了正当性。这一正当性在伊斯兰极端组织对人体炸弹的具体灌输中得到强化, 从而成为自杀式袭击得以最终完成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 中东; 宗教极端主义; 伊斯兰极端组织; 自杀式袭击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一般认为, 当代的自杀式袭击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东地区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 80 年代末在该地区达到高潮, 冷战结束后呈现全球蔓延趋势, “9·11”事件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方式之惨烈、破坏力之巨大, 自杀式袭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自杀式袭击现象, 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暴力行为。这种政治暴力极大地影响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稳定, 关系到政治统治如何持久的问题, 也关乎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 探究这一现象,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宗教极端主义

虽然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使用的词汇之一, 但迄今为止, 对“宗教极端主义”这一概念并未有统一的定义。金宜久先生在对宗教极端主义所包含的模式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给出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 “它是与宗教有关的、具有由偏激而致极点的主张要求,

或以偏激的手段实现其主张要求的行为活动。”<sup>[1]</sup> (P164) 吴云贵先生认为: “宗教极端主义是个泛称。它所指的是各种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 或假借宗教名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如果我们坚信宗教的本质是和平, 是弘扬真善美价值观, 那么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就偏离了宗教的善良宗旨, 就可以称为“宗教极端主义”。<sup>[2]</sup> (P375-376) 金宜久、吴云贵先生均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内部的、或以宗教为名的极端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指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 第二种是指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 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sup>[3]</sup> 但李兴华研究员则认为: “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与‘极端主义’的复合概念, 表明它与宗教有某种关联, 而这种关联不是发生在宗教体系之内, 而是发生在宗教体系之外, 表明它不是宗教中的极端主义, 不是宗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sup>[4]</sup> (P76-77) 马品彦研究员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指“一些利益集团打着宗教的旗号,

[收稿日期] 2010-08-26

[作者简介] 权新宇 (1975-), 男, 甘肃两当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中东及中亚、伊斯兰教史研究。

对宗教进行歪曲的和极端化的解释,煽动宗教狂热和极端思想,制造不同信教群体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并采取极端手段,以求摧毁一切现存社会秩序和世俗国家,建立神权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体系”。<sup>[5](P63-64)</sup>马品彦研究员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界定突出了宗教极端主义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建立宗教秩序和宗教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之间是外部的联系,而不是内部的关联。这有别于前两位先生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界定。

归纳国内学者的论述,笔者倾向于对宗教极端主义作这样的界定: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与宗教有外在联系的极端主义,是指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其教义已背离宗教本身教义,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是原来宗教的异化形式。它以宗教为旗帜,以极端的手段达到其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信、建立绝对理想型的宗教社会秩序、宗教国家和宗教生活方式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行为。具体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言,笔者以为: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一种与伊斯兰教有外部联系的宗教极端主义,是指在伊斯兰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其教义已背离伊斯兰教本身教义,本质上是非宗教的,它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极端的手段达到其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信、建立绝对理想型的伊斯兰社会秩序、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行为。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诸多宗教极端主义中的一种,也是伊斯兰教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异化或者蜕变的产物,其完全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原初教义,已经背离了伊斯兰教作为宗教固有的属性。

##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自杀式袭击的“宗教合法性”

雨果·斯里姆认为:“宗教信仰不仅被战争利用,而且也实实在在推动着战争,一个团体首先要接受一种‘激进主义神学’。”<sup>[6](P20-23)</sup>然后才会形成一种极端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原则。同样,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神学也为当代中东自杀式袭击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伊斯兰极端组织所接受,并以此诠释其组织和策划的自杀式袭击事件的“宗教合法性”。

时至今日,穆斯林世界的学者依然对在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的斗争中采取自杀式袭击是

否具有宗教合法性,分歧甚大。这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并没有影响到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伊斯兰极端组织看来,捍卫伊斯兰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的领土上赶出去,采取自杀式袭击具有宗教合法性。而这些所谓的宗教合法性恰恰为自杀式袭击提供了唯一的可以接受的正当性。笔者以为,这种所谓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把自杀式袭击视为“殉教”(Martyrdom)。事实上,不管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以何种借口为自杀式袭击辩护,不可否认的是自杀式袭击是自杀的一种特殊形式。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自杀是一种犯罪,自杀是禁止的,是社会耻辱。因为人类的生命是安拉的财产,任何人不得中止自己的生命,否则将受到真主的惩罚和在地狱中受难。《古兰经》宣称:“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sup>[7](P139)</sup>但是为真主而斗争的殉道却不在禁止之列,与此相反,它是宗教的义务。如“你们当为主道而战斗”;“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但你们是不知觉的”;“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sup>[7]</sup>“在两座乐园有各种果树、两洞涌出的泉源、许多贤淑佳丽的女子,多福哉,你具尊严和大德的主的名号”,<sup>[8]</sup>结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牵强地把自杀式袭击视为为真主而斗争的殉道行为。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把“人体炸弹”称之为:为主道而牺牲的“烈士”。如“哈马斯”援引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谢赫·优素福·卡拉达维的裁决,使自杀式袭击合法化、神圣化。卡拉达维专门发布法特瓦(Fatwa),<sup>[1]</sup>称自杀式袭击是圣战行为,自杀式袭击者死后将成为“烈士”。“哈马斯”将这一法特瓦刊登在其网站上进行广为宣传,称之为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神学渊源”。“哈马斯”未将自杀式袭击行动称为自杀,而是将其称为“殉难行动”,自杀式袭击者是舒哈达,即殉教者、烈士。烈士在后世(天堂)的回报是真主会宽恕其生前犯下的罪过,并且会得到真主的奖赏。但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只有在圣战中被敌人杀死的勇士才能保证进入天堂,殉难者是那些在战场上死于敌手的勇士,而非自杀者。

“哈马斯”却大加赞扬自杀式袭击者的行为,并为其举行全套伊斯兰教葬礼,为其家庭提供资金等帮助。且允诺自杀者及他的70名亲戚将进入天堂,洗刷曾犯下的罪过,而且届时自杀者还将获得72名处女。<sup>[9]</sup>

结果,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理念的蛊惑下,越来越多的人体炸弹把他们的自杀式袭击视为神圣。对于狂热信仰伊斯兰极端主义理念的“人体炸弹”而言,杀害平民只是一种必要手段,为他们的事业这样做是正当的和必需的。可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策划自杀式袭击提供了宗教合法性,也为其招募“人体炸弹”实施自杀式袭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把自杀式袭击称为圣战的一种形式。圣战首先起源于阿拉伯民族精神之中,“圣战不仅意味着征服、争斗,而且还意味着反抗压迫、反对邪恶,这是阿拉伯民族双重性格合乎逻辑的反映,是阿拉伯民族禀性最富凝聚力的外化。”<sup>[10](P53)</sup>从理论上讲,将全世界伊斯兰化,让所有人都承认和信仰独一的安拉,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目标。因此,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通常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伊斯兰教把这种状态称为圣战。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圣战具有两层含义而且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狭义上说,圣战是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多神教徒之间所进行的宗教战争,后来泛指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为宗教而进行的一切战争。从广义上讲,它是指传播伊斯兰教的一切活动,即为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教做出的任何努力,既包括说教的方式,也包括武力的方式。毛杜迪在其所著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一书中说:“吉哈德,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无论是通过嘴或笔或剑,传播安拉的话。”<sup>[11](P206)</sup>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却把伊斯兰教的圣战狭义地理解为不分对象,不加区别的、纯粹的军事斗争,把自杀式袭击行为曲解为殉教,曲解为圣战的一种形式。可见,伊斯兰极端主义只强调了圣战中武力征服的一面,却忽视了圣战中还有和平说教的一面,是对圣战的曲解。

此外,在伊斯兰极端组织看来伊斯兰的敌人就是西方的“异教徒”,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其理论根据在于:西方世界、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正在破坏着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伊斯兰世界面对来自西方的挑

战,其回应方式就是伊斯兰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圣战”。圣战的目的就是要反抗“真主的敌人”。因此,自杀式袭击就贴上了“自我防卫的标签”。例如,在真主党前任精神领袖谢赫·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勒看来,那些自杀式袭击的行为个体“不是暴力的制造者,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是一个自卫性的军事运动,圣战的目的就是反抗施暴者。”<sup>[12](P97)</sup>结果,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随意解释下,“圣战”被改造成否定现实政治意识形态,诱导组织成员将自杀式袭击视为舍生取义的“殉教”行为,使极端化的宗教情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成为支持自杀式袭击的精神力量。

### 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洗脑”:“人体炸弹”的精神动力

根据美国兰德公司(RAND)的数据,“在2005年有35个恐怖组织运用自杀式策略,其中86%(即31个)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此外,这些组织要对‘9·11’事件后进行的所有自杀式袭击中的81%负责。”<sup>[13](P131)</sup>由此可见,冠以伊斯兰名义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构成了自杀式袭击的组织主体。

然而,自杀式袭击不仅是一种组织行为,也是一种个体行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是自杀式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人体炸弹”是自杀式袭击的执行人。自杀式袭击依赖于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它的“烈士”之间的精神互动。事实上,无论伊斯兰极端组织事先怎样严密的组织和策划,若没有“人体炸弹”愿意去执行自杀袭击,袭击也最终不会成功。因此,自杀式袭击得以完成的核心环节就是“烈士”愿意去死。如以色列国防军历史局局长肖尔·谢伊认为:“自杀式袭击是一种出于政治动机、在理智的情况下主动实施的有预谋的暴力行为,实施者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他们在实施行动过程中与选定的目标同归于尽。实施者自愿死亡,是行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sup>[14](P62)</sup>在获取自杀式袭击得以完成的这一先决条件上,伊斯兰极端组织大都采取对“人体炸弹”洗脑的方式。“洗脑”的内容就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倡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理念。一旦“人体炸弹”接受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洗脑”理论,从此就成为推动其愿意去死的精神动力。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伊斯兰极端主义理念对人体炸弹的这

种“洗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伊斯兰极端主义理念对人体炸弹进行思想灌输。如在本·拉登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除恐怖战术的训练外,最重要的课程就是拉登用宗教包装好的恐怖理念所进行的教育。在“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本·拉登反复向学员灌输反异教徒和“圣战”必胜的思想,使他们相信“为圣战而死就是为安拉增光”、“生活就是穆斯林同总想压迫穆斯林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斗争”。“基地”组织的第二号人物扎瓦西里也声称:“热爱死亡是通往真主之路”,“是安拉准许毁灭美国这个邪恶帝国的武器,年青的自由战士将争先恐后地死亡以通往真主之路,在安拉的赞许下,摧毁大撒旦美国的神话”。<sup>[15](P135)</sup> 据说中东一些“人体炸弹”在出发前都要举行宗教仪式,由一位教长向自杀分子作祈祷,以确信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捍卫“伊斯兰神圣的事业”。

思想灌输可以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教育”,也可以是短期的“训导”。反恐怖专家认为:“人体炸弹”不是在 22 岁才去培养的,而是在幼儿园就开始了,等他长到 22 岁时,他就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的机会。一位“哈马斯”成员说:“我们愿意训练他们,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短期灌输指在执行自杀式袭击任务之前,由恐怖组织头目或“宗教教长”对自杀分子进行最后的“训导”。如果说长期灌输意在使未来的杀手接受恐怖理念,确信他们所从事的恐怖活动是为捍卫“神圣的事业”的话,那么短期的灌输则是强化其原有的信念,使“人体炸弹”义无反顾地踏上死亡之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由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开办的“伊斯兰学校”里,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少年接受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经过思想灌输后,许多走出训练营地的学员已变成满怀仇恨、“视死如归”的“圣战者”。这种灌输实际也是一种心理控制,意在使“人体炸弹”克服恐惧心理,从容赴死。

第二,借助于媒体或者影像资料塑造一种殉教至上的文化氛围,以强化对“人体炸弹”的最大控制。如大多数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制作的录像均充斥着虔诚的穆斯林祈祷、口里念着“真主至大”的场面——包括他们正在执行放置爆炸装置之类的行动时。“人体炸弹”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表现成笃信宗教的人。他们往往详细描绘“殉教者”在不停地祈祷,研读或背诵

《古兰经》超出其平时正常地祈祷。在这些影像纪录片中反复出现“殉教者”急于要为真主殉道,在其请求被拒绝或延迟时感到沮丧。几乎每一个录像片段都显示“人体炸弹”幸福的表情:他们在跑向装满炸药的汽车时面带微笑地挥手再见,体现了牺牲的快乐和一定在天堂得到回报的主题。这一期盼和快乐的主题是要表现“人体炸弹”既不是被迫也没有受到洗脑才去执行自杀式袭击任务的。

思想灌输和媒体强化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是激励别人,为献身伊斯兰教。他们要求,为了做一个好穆斯林,只是经常祈祷和履行个人的礼拜义务是不够的,还须竭尽全力前往圣战之地并为之献身。对献身宗教虔诚的强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人体炸弹”是因信仰真主而战和为真主而死,其自杀式袭击才能被视为殉教。如果某人的动机并非源于对真主的热爱和在追随真主的路径上奋进,那么他(她)将不能得到如殉教者一般的回报。另一方面,营造一种“自愿”的死亡文化氛围,以便招募更多的“人体炸弹”从事这一事业。因为“文化形态的认知范式决定着人们认识现实社会的思维方式。在把殉教看作美德的文化里,潜在价值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可以煽动一些人去做出极端行为,进一步实现其自身(殉教)的价值”。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自杀式袭击往往发生在那些人们尊崇自杀式战略,并且自杀式袭击行为个体愿意去执行一个具体的自杀式使命的国家里。如果这个战略被民众所认可,人们就会尊崇那些极端组织,这种社会氛围将支持极端组织的存在。相反,这个战略将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其组织和策划自杀式袭击就成为空中楼阁。”<sup>[16](P78)</sup> 结果,死亡文化氛围对极端暴力赋予了潜在的价值。在中东伊斯兰社会,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借助于媒体为自杀式袭击营造了这一氛围,从而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招募“烈士”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因此,在一个支持自杀式袭击的亚文化氛围里,招募新的“殉教者”,实际上并不困难。殉教者只要对自己参加的自杀式袭击抱有正面看法,那么这将最终导致人体炸弹和部分普通民众对这一方式的认同。如巴勒斯坦青年萨义德·祖塔里在特拉维夫一家歌舞厅炸死了 21 名以色列人后,他家的左邻右舍都在家门口挂上了他的照片,还摆放上了用心和炸弹图形编织而成的花

篮,以表示对他的敬仰和纪念。一些激进的网站还将“人弹”家庭的电话号码予以公布,以方便其他人打电话“道贺”。

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 meyer)指出,宗教可以用来证明暴力的合法性,反过来,暴力也可以增强宗教的力量和影响。在一个世俗主义盛行的时代,宗教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来重申自己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并成为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即暴力的。<sup>[17] (P248-249)</sup> 与其他的恐怖主义相比,宗教恐怖主义的一个特征在于“宗教对它们的合法化”。具体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尽管宗教极端主义因素不能解释所有的自杀式袭击现象,但纵观全世界大部分已经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尤其是在中东,宗教极端主义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中确实起到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作用。至少伊斯兰极端主义为自杀式袭击提供了所谓宗教层面的道德开脱,使自杀式袭击事件具备了宗教合法性。伊斯兰极端组织对自杀式袭击的指称(“殉教”和“圣战”)既是对自杀式袭击行为之合法性的主观判断,也是对它们的描述性说明。

注释:

<sup>1</sup> 法特瓦(Fatwa):教法学家通过独立判断对法律疑难问题发表的个人正式见解。

### 【参 考 文 献】

- [1]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2]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金宜久.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J].世界宗教研究,2002(2).
- [4]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J].西北民族研

究,2002(4).

- [5]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与危害[J].新疆社会科学,2008(6).
- [6]雨果·斯利姆:暴力性的信仰[J].国防和安全研究皇家联合服务院杂志,2005
- [7]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8]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9]An Arsenal of Believers Sunday Telegraph [N]. December 9, 2001.
- [10]尚劝余.伊斯兰圣战成因[J].阿拉伯世界,1991,(4).
- [11]王怀德,郭宝华.伊斯兰教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 [12]Quoted in Laura Marlowe A Fiery Cleric's Defense of Jihad[N]. Time, 15 January 1996. See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3]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Revised and Expanded ed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4]方金英,欧阳立平.自杀式恐怖袭击面面观[J].现代国际关系,2005(3).
- [15]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Revised and Expande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6]Bibm Mia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7]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M].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责任编辑:苑 昕

## O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Suicidal Attacks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Extremism

QUAN Xin-yu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g City 742500,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 the cases of suicidal attack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been increased intensively, which attracts attention worldwide. Al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causes for suicidal attacks, it is believed in this paper that religious extremis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ligious extremism is a religion reference for suicidal attacks, makes it legislative and proper. This is intensified by extreme religion organizations persuading human bomb, which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suicidal attacks.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religion extremism; Islamic extreme organization; suicidal attacks